

諸子文粹

全

特 258

917



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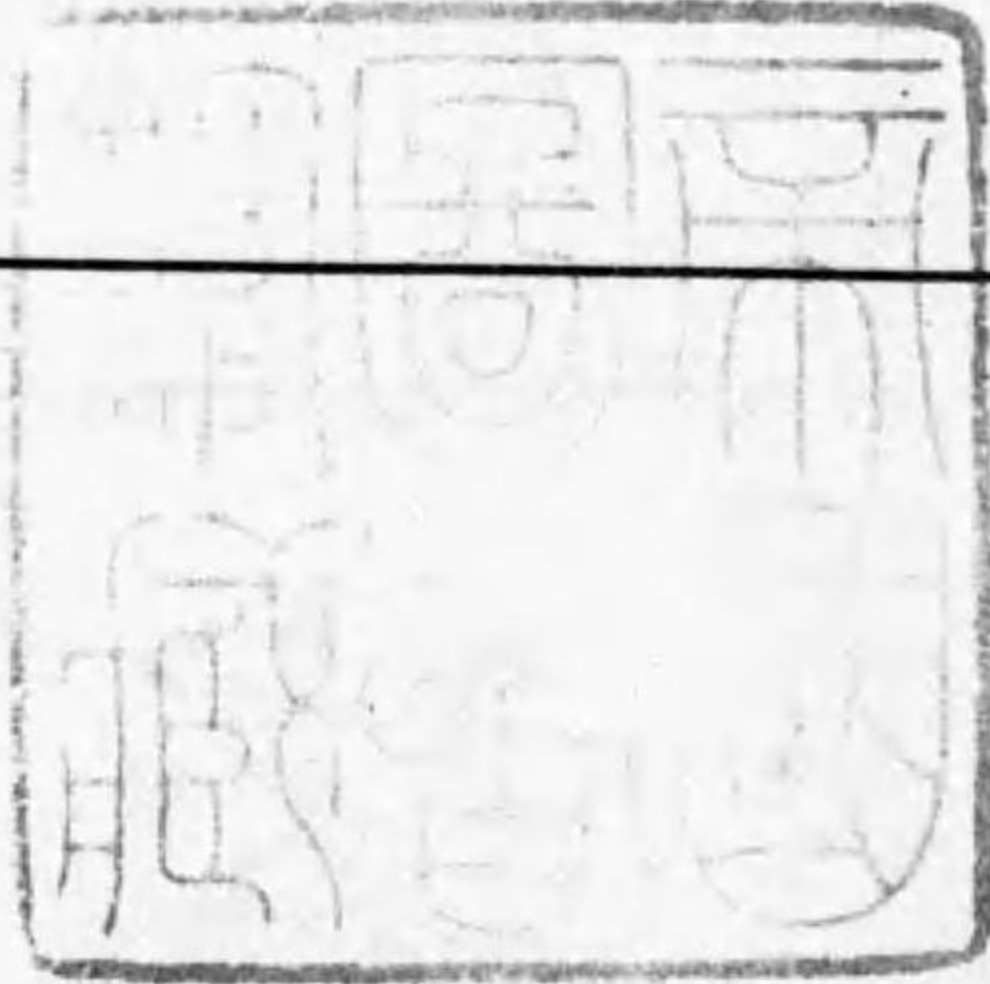


符 258  
917

簡野道明編

# 諸子文粹

東京 株式會社 明治書院



## 例言

- 一 諸子百家、卷帙浩瀚、文字奧衍、學者不易卒讀。今就原書鈔錄其文辭義理竝長者、名曰諸子文粹。
- 一 諸子之書、經世已久、文字爲人所竄易者多矣。此書徧參酌諸家考異、慎擇而校正焉。
- 一 標注、主從原注、刪繁就簡。其有原注所不備、及無注者、博採諸家說最平正者、間加以鄙見、

例言



以資學者參考。

昭和三年十一月

簡野道明識

諸子文粹目次

荀子

勸學篇

天論篇

性惡篇

韓非子

二柄篇

孤憤篇

說難篇

難

舜難一之二

一

二

一一

二二

三八

三九

四四

五二

五九

管仲論	難一之三	六一
齊桓公論	難二之五	六五
難勢篇		六九
五蠹篇		七六
顯學篇		九八
孫子		一一一
軍形篇		一一一
兵勢篇		一一三
莊子		一二六
逍遙遊	內篇	一二七
罔兩問景	齊物論	一二五

養生主	內篇	一二六
馬蹄	外篇	一二九
桓公讀書於堂上	天道篇	一三三
秋水	外篇	一三四
輒鮒	外物篇	一四九
墨子		一五一
兼愛上		一五二
非攻上		一五五
列子		一五八
天瑞篇	節錄	一五八
朝三暮四	黃帝篇	一六五

多岐亡羊 說符篇

# 諸子文粹

## 荀子

史記列傳曰：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晁公武讀書記：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譌。或然。

四庫全書提要曰：荀卿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至其以性為惡，以善為偽，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為定論。唐楊倞所註，亦頗詳洽。

### 勸學篇

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

參三也。論語學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大謂有益於人。

于越猶言於越。

詩小雅小明之篇，靖靜也。共恭也。引此詩以喻勤學也。

跂，舉踵也。

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

俞樾諸子平議云能當讀為耐  
 王念孫讀書雜誌云江河本作江海與里為韻下文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亦與里為韻又云生讀為性大戴記作性  
 蒙鳩鷓鴣也  
 物茂卿讀荀子云莖長四寸此非木明矣謂草為木古人不拘往往如此  
 射干一名烏扇射音夜  
 雜志云直字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二句而今本脫之中略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相反且黑與直為韻蘭槐香草別名蘭莖其根是為芷也  
 楊倞注云漸漬也滌思酒反濁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濁中則可惡也

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

楊注云凡物木強則為柱而任勞草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  
 王先謙集解云劉台拱曰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王念孫曰羣居與羣生對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久保愛增注云實的以下四句皆喻自取之實射侯也的正鵠也  
 楊注云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乎字大戴禮作焉

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醜酸而蟻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捨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

又云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跬步半步也同  
 又云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則亦及之一句

跪足也六疑八誤。楊注云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增注云物茂卿疑明為名愛案說苑云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文子亦有此語。

楊注云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故曰窮也。

詩曹風鳴鳩之篇楊注云毛云鳴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鳴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

增注云儀威儀也。楊注云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列子

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地螾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

瓠巴鼓瑟。鳥舞魚躍。集解云。流魚。大戴禮作沈魚。是也。中略。外傳作潛魚。潛亦沈也。淵生珠。則水之精氣凝結。而崖岸不枯燥。雜志云。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行。當依羣書治要。刪二說不字。而字誤。亦通。

宋本類上有羣字。非。王制。大略二篇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以類與法對文。楊注。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

楊注云。端讀為喘。喘微言也。

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



古之學者云云出於論語憲問篇

楊注云禽犢饋獻之物也。不問而告謂之傲。此文本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傲即躁之假字。嘖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楊注云嚮與響同。如響應聲。宋本作響。增注云集韻曰方效也。愛案方放做通之與而通。徧矣之矣。衍。集解云經道也。學之經猶言學之道耳。集解云安猶案也。安案竝猶則也。特猶直也。物徂徠以志字為衍。王引之識字為衍。今從王說。

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嘖。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嚮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將原先

雜志云頓者引也。言挈裘領者。謂五指而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也。又云道者由也。言作事不由禮法。而以詩書為之。則不可以得之也。食音餐。吞也。食也。以錐食。言以錐代箸而食於壺。古人貯食以壺。楛讀為鑿。不堅固也。

讀荀子云。道之方。言大綱也。道之理。言條理細密處也。道之致。言其極致也。未可與言而言以下二句。本論語季氏篇之文。

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食。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

順字宋本作慎是。  
 楊注云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匪與彼通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  
 楊注云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  
 增注云一之謂一於道也。  
 平議云誦數猶誦說也。  
 楊注云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與之處也。  
 持養猶孟子所云直養除其害即孟子所云以直養而無害也。  
 四是字皆謂學或曰謂正道亦通。

警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躑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

楊注云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末節即大學定靜安慮之旨。  
 楊注云天顯其日月之明。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天論篇

天行。天道也。楊注云。天自有常行之道也。  
 楊注云。本謂農桑。  
 豬飼彥博補遺云。不貳。專一也。即妄行之反。  
 渴字。羣書治要無。似是。下同。  
 祇。一作妖。同。下同。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祇怪不能使之

楊注云。罕。希也。動希。言怠惰也。平議云。罕。疑步之誤。說文。千部。步。不順也。亦通。

薄。迫也。受時。猶值時。

楊注云。非天降災。人自使然。又云。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又云。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如此。其人。至人也。補遺云。其人二字當移。雖深。上言其人。知慮雖深。唯修人事。而不加慮於天道也。徂徠曰。雖深。雖大。雖精。皆屬其人。說是也。參中庸所謂可以與天地參矣。之參。楊注云。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又云。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炤與照同。御治也。

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渴。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

楊注云。夫是之謂天。言天道難知。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

臧。一作藏。

雜志云。楊以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屬下。讀於義不安。余謂形能當連讀。能讀為態。中略言耳目鼻口形態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為用也。古字能與耐通。故亦與態通。楊注云。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又云。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

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

增注云其所爲人職也其所不爲天職也

楊注云其所修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

讀荀子云不言有而言在者言大巧之所以爲大巧止在其所不爲而存也又云已止也下三已字亦爾

見宜宜土宜也息生息也

陰殺陽生見知謂知其生殺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也

讀荀子云官人守天謂上文志於天地四時陰陽皆有官司也自爲守道者君唯守人道也

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

增注云瑞字未詳物徂徠曰蓋尊曆詞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

詩周頌天作之篇也王制篇楊注云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

楊注云詩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正名篇文選答客難篇皆何上有禮義之不愆一句可從

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

楊注云、節、謂所遇之時命也。

楊注云、在天謂富貴也。錯置。

楊注云、求己而不苟、故日進。

縣、同懸、懸隔之意。

隊、一作墜、下同。楊注云、無何也、言不足憂也。

又云、星隊、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一本、畏上而字無、下同。雜誌云、黨、古儻字、儻者、或然之詞、謂怪星之或

節然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

見也。

讀荀子云、物之已至、對上物之罕至、已甚也。

楊注云、楛耕、謂麤惡不精也。楊注云、耘耨失歲、謂耘耨失時、使穢也。議、穢同。

增注云、內外無別、謂男女雜居也。相疑、恐有姦淫也。則字、恐衍。

楊注云、邇、近也。三人、祆之說、比星墜、木鳴、為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毒也。

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蕪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邇、其蓄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妖。

而下不字當作亦。  
楊注云書謂六經也。

又云得求得所求也言  
爲此以示急於災害順  
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  
已。  
又云順人之情以爲文  
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  
凶也。

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  
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  
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  
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  
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  
則吉。以爲神則凶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  
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  
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  
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

楊注云幽險謂隱匿其  
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  
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  
道也。二說盡字恐衍。  
雜志云制之制字當  
爲裁。思裁爲韻。  
增注云大天以下斥老  
莊之徒。知任自然而不  
知自勉也。解蔽篇曰莊  
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楊注云物之生雖在天  
成之則在人。也中略若  
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  
苦思猶無益也。  
楊注云無變不易也百  
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  
可以爲道之條貫也。  
又云雖質文廢起時有  
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

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  
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大天而思之。孰與  
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  
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  
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  
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  
天。則失萬物之情。  
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  
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

條貫。增注云、理貫謂治禮也。不亂、固不亂也。以禮貫其大節、則國不亡。楊注云、差謬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楊注云、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中略、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增注云、外謂朝廷、內謂後宮。蓋宮朝異、表則民人不迷。

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

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補遺云、無門、言無進入之方也。楊注云、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集解云、郝懿行曰、性自然也。偽、作為也。偽與為、古字通。中略、案郝說是。荀書、偽皆讀為、下文器生於工人之偽、尤其明證。

道與導同。

好、遵王之道。無有為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性惡篇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

楊注云，枸讀爲鉤，曲也。鑿括，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磨厲，皆磨也。厲，與礪同。

增注云，偏頗也。險，不平也。廣韻，險，衰也。

擾馴也。周禮，擾萬民。

楊注云，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

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絜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曰：

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

楊注云，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

楊注云，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又云，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

又云，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朴，一本作樸，通。

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



增注云將有所代論語  
為政篇所謂有事弟子  
服其勞是也楊注云所  
以代尊長也

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  
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  
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  
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  
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  
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  
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  
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  
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  
明矣。其善者偽也。

楊注云禮義惡生禮義  
從何而生。  
又云故生之故猶本也  
又云陶人瓦工也埴音  
殖也埴黏土也擊黏  
土而成器又云工人當  
為陶人。  
上人字當為埴下人字  
為木。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  
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埴  
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  
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  
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  
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  
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  
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  
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  
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

楊注云感而自然受性  
自爾不待學而知也。  
雜志云王引之曰謂之  
偽三字中不當有生於

二字此涉上生於而衍也。或然。

補遺云：其當作而。異當作過。

楊注云：聖人過衆，在能起僞。

假猶譬也。拂，違辱也。

增注云：物茂，卿曰：苟無之中，苟有之中，之猶於。

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

也。愛曰及。當作求。音之誤也。

楊注云：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比。

生而已。元刻本，作性而已。下同。

楊注云：善惡之分，在此二者。有讀爲又。

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

集解云當是嘗之借字。當試猶嘗試。  
 楊注云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  
 楊注云衆者陵暴於寡而誼譁之不使得發言也。頃少頃也。  
 節猶驗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善言天者必有徵

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古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

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興一本作與。與從也。亦通。

烝蒸通。

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槩栝之生。爲枸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直木不待槩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槩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

楊注云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能生耳。

楊注云豈陶人亦性而能瓦埴哉亦積偽然後成者也。辟讀為譬。

善者偽也。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埴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猶陶埴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

曾騫曾參閔子騫也孝已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

楊注云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

楊注云敬父當為敬文。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雜志云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其當為共孝共即孝恭正與敬文對一說。孝具敬父當作孝且敬文亦通。塗道路也。

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衆人也。然而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

增注云。具才能也。

楊注云。唯讀爲雖。

平議云。不然二字。當在  
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  
爲句。

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

集解云。郝懿行曰。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王念孫曰。術者道也。服術猶言事道。

楊注云。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爲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

又云。可以爲。而不可使爲。以其性惡。

可以相爲。言小人可以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也。

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

管子具以下數語見於管子樞言篇補遺云此證性惡也然堯舜之時有此議論乎亦齊東野人之言也

楊注云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

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之與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

徑易也。省謂辭寡。集解云論猶倫也。佚當讀為秩。秩之言次也。序也。繩合於繩墨不邪曲也。詔疑也。宋本作詔。非。楊注云言詔行悖謂言行相違也。楊注云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析謂析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執所著論甚精執也。不急言不急於用也。

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詔。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

整齊於信也。

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矟、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驂騮、驪驥、織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

楊注云、排檄、輔正弓弩之器。

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闔閭、吳王之名。

驂騮云云、楊注云、皆周穆王八駿名、驪、讀爲駮、中略、織離、卽列子盜驪也。

靡讀爲磨、相磨切也。

楊注云、汙穢行也、漫、誑漫、欺誑也。

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 韓非子

史記列傳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

能自脫。中略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適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 二柄篇

明主之所導コリテ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

舊注云、論賞罰不出于己、而使レ人レ竊レ之。故有レ篡弒之禍。  
俞樾、諸子平議云、導當



爲道道者由也。明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爲由。

一本，世上有故字，非也。全書云，不言不使人主把二柄也。舊注云，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

其臣指姦臣。

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而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

舊注云。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

舊注云。徒用德。謂不兼刑。徒用刑。謂不兼德也。

太田方翼。翼云。擁壅通。并一本作非。誤也。

刑形二字通用。下皆微之。翼云。人主至刑名。

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之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并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爲人

蓋古語矣。言不異事也。韓子解之也。故云者分之。言人主將欲禁禦姦邪。則審詳參合形與名者。使人臣所陳言與所為事不異也。

翼義云。也當作之。舊注云。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

津田鳳卿解詰云。寢寤之誤。

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

翼義云。賢謂世俗之所謂賢者也。非謂真賢也。又云。沮與阻通。言妄舉則愚。不肖任官。故其事沮難而不勝任矣。又云。要。求也。謂微射也。舊注云。飾行則飾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說文。異分也。舊注云。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

子首。一作首子。非。翼義云。明。猶陽也。言子之陽為不受國者。事見外儲說篇。

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妄舉則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羣臣匿端。君見

又云端情之首猶言心緒也。物徂徠讀韓非子云欲見者好惡見也言羣臣以君好惡為取利之資則千情萬態從此起矣。乾道本戶作尸非呂覽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翼義云借猶示也。

舊注君無見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人舊本作大非。

舊注云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

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羣臣見素則人君不蔽矣。

孤憤篇

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讀云重人言當塗用事之臣威權重者。

蒲阪圓纂聞云力能得其君謂其智力得君之恩遇也。聽猶待也。

舊注云在繩之外言必見削除也。

集解云外指敵國下文諸侯不因是也百官左右學士皆屬內。翼義云訟頌通稱功美德也。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所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

舊注云，郎中爲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爲之匿非也。  
翼彘云，談謂爲重人游說也。  
舊注云，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  
翼彘云，人主不能越四助之壘蔽而燭察邪臣之陰情。  
弊讀爲蔽，下文弊主同，習故習慣故舊。  
纂聞云，固其所自進，言用此術取進幸於君，爲當塗者固然。

信愛，一本作近愛，信非信愛，疏遠相對成文，數

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卽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信愛爭，其數不勝也。以新

理也。

舊注，重人與一國爲朋黨。

道從也。

舊注云，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

僂，與戮通。

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惡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

翼義云、其有虛名者、以外國之權重之。

因、一本作合非。

蒙、冒通用。

翼義云、失權則不能制其地、是與越一般。

主字衍。

齊、呂姓、田常篡之。

晉姬姓、分為韓、魏、趙、六卿、併范氏、中行氏、知氏。

以官爵貴之。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因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棄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

而言。翼義云、今謂當時指韓也。

解詁云、襲跡、猶言蹈襲。謂同行也。

翼義云、程、量也。說文云、品也。舊注云、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

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不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

精、清通。潔、潔通。纂聞云、智士以治辦進業。故不能以枉法為治也。此說修士而智士攝在其中。辦、致力也。

智、智士。行、修士。

參、參錯也。伍、交互也。

公、共也。通也。猶謂通患也。

其智士且以治辦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絜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辦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辦之功。制於近習。精絜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

蕃、藩通。君臣易位。故稱藩臣於其臣。相室謂執政大臣。即國相也。剖符謂封之也。翼義云、變勢謂悟前過失。而變其勢也。言當世之重臣。今雖見用。主一旦覺悟。變前勢。則督其過罪。如此而得故舊之寵者。十中無有二三焉。固、故通。

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

舊注云。侵漁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  
纂聞云。勞辱謂稱藩事人也。

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篇

司馬貞史記索隱云。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  
讀云。橫失言弘放其說。無顧忌也。失。佚通用。  
舊註。所說之心。謂入主之心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

纂聞云。見下節而遇卑賤。言君必謂其人志節凡下。而以卑猥賤俗之事待人者也。  
厚上。原本無為字。今補。

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為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疎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

翼彘云。出命令也。彼公然有所出命令之事。然非其本志也。乃今故成異事。蓋此竊有所志願。而待時者也。  
又云。嘗為規事而當。以故智其人也。他時彼有

內謀下適有智者意度  
而得其情事露泄於外  
則必以為己泄之矣  
方望溪云極知盡知其  
事與心之隱也  
忘史記作亡古字通用  
舊注云挑謂發揚也

史記彊下有之字不能  
為作必不為止下有之  
字已下有者字

大人謂卿大夫也問譏  
也

史記賣重作鬻權翼  
云為賣重言疑為細人  
賣上之權

為藉資言疑借以為己  
資也史記藉作借通

拙一作詘史記作風可  
從

米鹽細雜之義多辯  
纂開云慮謀也肆放也  
謀事廣放無警檢也則  
謂鄙俗傲慢不知禮節  
也

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  
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  
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  
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  
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  
大人則以為閒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  
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也。徑  
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為多  
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  
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

讀云強之云者強壯之  
也

翼義云多猶勝也是志  
大而才短者也。所說之  
君好高因為之若舉其  
過若見其惡而譽其不  
行卑賤之事也蓋欲微  
誘內諸善道矣

又云相存謂親睦也相  
存之言謂國家無事相  
恤問之謀也

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  
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  
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其心有高也。而實  
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  
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  
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  
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  
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  
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  
污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



概猶格也。謂阻格之也。

史記論作敵古通。史記  
雕題云彼自誇其勇決  
而說者論他人有勇決  
者以作之對則彼失其  
所誇而怒。一說論咎也  
責也亦通。

繫糜一作擊糜。集解云  
古字相通。說文繫縛也  
糜牛繫也。引申為羈束  
字。謂無縛束也。  
史記宰作庖。  
干要也。

振說文舉救也。  
盧文弨曰任與士通。

翼義云引亦爭也。管子  
五輔篇云上下交引而  
不相同。

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母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母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糜。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

舊注云君則以不疑不  
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  
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  
翼義云持謂君臣不相  
傷也。棋勢不生不死曰  
持。蘇代曰鵠蚌相持皆  
同。

翼義云父老者之稱。方  
言云凡尊老南楚謂之  
父。或謂之父老。

處知一本作處之。  
舊注云晉人譎取士會  
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  
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  
當也。晉人雖以為聖後  
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  
知失宜也。事見左傳文  
公十三年。

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瑕

聞有乾道本作問往非呂覽悔過篇云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注擅稱君命曰矯王先慎集解云各本則上無犯字治要作犯則罪今據補

固治要作故通

嬰猶觸也翼龜云幾庶幾也言近乎知游說之道矣揚雄云非作說難而卒

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

死于說難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說人主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舊注云古人行事或有之。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啾啾同田溝也。步百曰畝。

舊注云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

苦窳，粗惡也。牢，固也。

一本，藉作耕，非。集解云上文耕漁陶三項，此不當僅言耕也。藉，借同字，躬藉處苦，即下文以身為苦，而後化民之義。翼義云故曰者，孔子稱古語也。

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難 舜 難一之二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啾啾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

翼龜云。陷。名同。謂洞徹也。

解詁云。舜救敗。或一年而能止。一過。則以年計之。三年已三過矣。顧廣圻。識語云。上有盡二字。當衍。四字爲一句。

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莽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遂無已。所止者寡矣。

解詁云。程。式也。法度所以式萬民也。守法者謂之中程。荀子。致仕篇云。程者物之準也。集解云。令從己。言使民從己之令也。

道言也。

讀云。死生乃命之大者。微無也。故。固通。謁。白告也。

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莽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論 難一之三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

子首趙本作首子非。

妒妬同。

平議云、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為詐偽、不可以長也、管子、小稱篇、作務偽不久、蓋虛不長是其證、舊注云、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

戶、一本作尸、識語云、尸當作戶、下同、說見二柄篇。

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戶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

是下、舊本、無欲字。

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

賴襄曰、三段皆以且字起、以明主之道四字爲眼。

陳深曰蘇老泉管仲論本此賴襄曰讀至此老蘇一論已屬陳腐

究到也

淵鑑類函守職引慎子云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

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戶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閒。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

曰管仲無度矣。

齊桓公論 難二之五

齊桓公之時。管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

賴襄曰蘇家史論橫絕今古似自此等得來而乃也

優笑。倡俳也。翼義云。論語云。人之言曰。為君難。是古有此諺矣。故優笑反古諺。以戲桓公。即是能優。

荀子。王霸篇云。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賴襄曰。法度嚴切。無毫髮解弛。真法家之文。

無逆順用賢者之言也。

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

刑形通事也。名言也。參。參伍之也。事上以字衍。

高誘云釋去也。

翼彘云不然難者之辭。

奚遽何也。猶云何由也。

識語云。今本夫不下有難字。誤。子指成王。行爲也。賴襄曰。如老吏斷獄。舞文巧詆。

集解云。張榜曰。當云非周公且亦以明矣。然其賢與不賢未可知也。

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且。周公且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且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

又云顧廣圻曰今本且下有亦字誤以己通

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戶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也。

戶一本作尸非

一本主下無也字。賴襄曰一結筆力斷鐵。

難勢篇

慎子名到齊宣王時人。翼彘云慎到貴勢或難慎到貴勢。韓子為排而解之也。蟻同蜎同蟻。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蟻蜎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岳賢者也。

平議云。岳乃詘字之誤。詘闕壞而為出字。又因誤為岳也。上文云賢人

乃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即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翼義云應慎子或難慎子也

一本美下有之字衍醲濃同厚貌

其人指慎子

兩已字疑之字之誤言勢者非唯賢者能用之而不肖者不能用之也賢不肖皆得乘之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蟻弗能乘也霧醲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蟻螳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

周書逸周書寤微篇

傳同附著也

集解云肆行即指盡民力傷民性言道藏本乘作成音通

讀云末當作未言未有定之位也語慎子語

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



臧獲奴婢賤稱。王良趙簡子御者。

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箠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

翼彘云復應之曰以下韓子解客難之辭也其人指慎子客難慎子之客也先舉慎子言次舉客難辭不然韓子以客言為不然矣此以下則韓子斷案也猶無須也解詰云無為猶無須也

翼彘云商子定分篇云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是古人之語故句上云故曰也

又云得下疑脫設字

又云此客韓子所假設之客非難慎子之客也

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舜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

讀云千世而一出云云言雖千世一出猶足為比肩而出也極言其難遇也又云世之治者言世之為政者解詁云不絕於中言中材之主相繼而出也

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盾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遠

隱括隱括也正曲木之木也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將待隱括烝矯然後直奚仲夏禹車服大夫

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

置驛也。謂傳馬宿次也。

翼囊云。飴蜜太甘。苦菜亭歷太苦。此喻客意也。苦菜亭歷兩草名。其味極苦。未一作末。是兩末。猶云兩極端也。

翼囊云。蠹。說文云。木中蟲也。有生於國而害於國者。五焉。以喻是蟲也。御覽衆作多。蟲蛇作地虺。

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則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五蠹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

舊本號下無之字。蟪同蚌。廣屬。

湯武禹當作禹湯武。

修。長久也。修古。猶上古也。舊注云。在扶世急也。常可之可。今本作行。非後漢書張衡傳注。藝文類聚。竝引耕下無田字。

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蟪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

女一本作人。

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麤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股無胈，脛

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采，一作椽，木名。即今之椽木也。

絮絮也。絮，駕言乘車不徒行也。

翼，義云說文云，臘，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之神也。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也。又云，寶水道也。澤居水道易埋塞，故買庸而通利之。食，人曰餽。

集解云，輕辭天子，與重爭土，與相對為文。土當作士，形近而誤。士與仕同。襄與託通。中略外儲說左，上篇晉國之辭仕

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絮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饒。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

託者國之鍾中略彼云辭仕託此云爭仕託可見仕託之義。戾罪戾也。文王一本作大王非大王邑於岐文王遷於豐至武王乃居於鎬。

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

鐵銛猶若今漁人撈魚。艦之叔。距。距。距。通。剛。鐵也。一本作短非。

墨子門作魯。

服。共工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

急世亂世也。

驛突也。

集解云。視民當作民視。言民視之如父母也。

此所舉先王也。翼義云。此學者所舉稱先王之

也。遠渠距通。奚遽猶何渠也。

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

難言難得也。

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

列徒七十子也。

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

許慎云。樓季。魏文侯之弟也。

牂。牝羊也。

夷。漸平也。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舊注云。金銷爛。雖多。蹠棄而不掇。言以燒其手也。

不遷。謂不遷時也。

士官。仕宦也。家。當作稼。

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明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

廉貞之行。謂俠也。

解詁云。程當作。

賢能之行，謂儒也。

史記游俠傳，俠上有而字。

翼義云：趣當作取。法，謂法之所非也。取，謂君之所取也。上，謂上之所養也。下，謂吏之所誅也。

楚之，之字衍。一說當作人。直躬，渾名。出論語，子路篇。謁，告也。

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

呂子春秋，報，作執，可從。

幾，冀通，庶幾也。

集解云：盧文昭曰：說文引作自營，營，環本通用。私營，作山，下同。顧廣圻曰：說文又云：公从八从山，八猶背也。引此曰：背山為公。先慎曰：據說文所引，則本書本多古字，今盡改之，不一存。

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



焉惜哉。

有政有，如有周有湯之有助字也。一本有，作為亦通。

翼義云：廉當作兼。高慈惠之行謂儒也。中略兼愛之說謂墨也。又云薦，通。精神儒服也。

距拒通。

治強治上補求字而讀

介，甲也。所利顯學篇作所養。

簡，簡慢而不勉也。事謂軍事。

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

短當作極。

翼義云：夫婦謂愚夫蠢婦也。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

不欺之術，謂己不欺於人之術也。指下文重賞嚴誅。

田常，齊臣。子罕，宋臣。並弑逆之臣也。

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

一法、一專也。翼義云、慎固不爲人所欺之術、而不慕信人。羣官一本、作羣臣。

用字、衍。

歸祿、猶辭聘也。

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

商管、商鞅、管仲也。法、法令書也。商子二十六篇、管子八十六篇。

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

書簡之文謂詩書也。  
翼彘云捍悍通勇也。斬首謂斬敵首也。  
是下境上似脫以字。

王資王業之資也。翼彘云資本價也。言王業資之以興。  
翼彘云承乘音通。豈豈同隙罅也。言觀瑕隙而動也。  
又云外內稱惡言外內兩懸惡事如稱衡也。  
患一本作忠非。  
翼彘云為報已仇讎之故而借其力也。  
平議云韓子原文本作事大必有實則舉圖而

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

委效璽而請矣。未字兵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己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中略)所謂效璽而請者謂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大國發之也(中略)效璽非請兵。後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旨。(中略)下文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未字亦衍文。謂救小必有救小之實。起兵敵大。是其實也。與此文正相對。因涉下文救小未必能存。句而衍未字。遂於事大必有實。句亦增未字。大猶多也。指六國而言也。

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

翼囊云。增繳之說。以浮辭射利也。

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增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

修字、一本作有、非。

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

頓壞也。頓下、於上、當補兵字、而讀解詁云、裁計也。言強敵乘其破也。

識語云、內外當互易。上文云、而事智於外。振、救也。讀云、故計、猶言、常計也。故、固同。

翼義云、解舍、謂免徭役也。

翼義云、名卑、言不多。游民也。若有則卑其名、而寡利之矣。所謂生之者多、食之者寡也。外、一作趨、非本務、謂農也。末、作謂商工也。

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皆避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主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外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貨財

耿介謂堅實有守也。

為、一作偽、為、偽通。

集解云、五官謂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者。

沸靡、謂奢侈也。

侔、牟通、貪取也。五者、謂學者、言古者、帶劍者、近御者、商工之民。

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

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

解詁云、顯學、士之積學而有功也。韓文所謂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也。案一篇主意、在論學者之無用有害。

仲良氏、良、一作梁。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孫氏、孫卿即荀況也。樂正氏、謂曾子弟子子春也。

相里氏、莊子、天下篇所謂相里動、是也。相夫氏、或作相芬、又作伯夫。未詳。鄧陵氏、莊子、天下篇所謂鄧陵子、是也。

解詁云、誠、猶真也。言空談無據、不可用也。

雜反之行、言儒墨之道、孝戾侈儉相雜、寬廉恕暴相反也。

三月、墨子、公孟篇、太平御覽、皆作三日。

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賃子而償、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

行曲則違於臧獲，翼轟云，已行曲則雖奴婢而逃去。

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

與貧窮地云云，墨翟之流也。

集解云，乾道本，若作善下同。俞樾云，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鈞是人也。疾，一本作疫。

今有人於此云云，楊朱之流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

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名，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

參，猶立也。

孟子萬章上篇趙注云：自好，自喜好名者也。

聽於學，學謂文學之士也。

幾，察也。翼義云：幾，期也。猶言恃也。言孔子期于羽之容而取之，亦通。

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



華下，卽華陽。史記六國表云：秦昭王三十四年，魏安釐王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是也。馬服，趙奢之子括也。趙孝成王七年，趙括將軍，長平秦人圍之，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坑之長平。

古者以錫雜銅爲兵器也。青黃，劍色也。區冶，古善鑄劍者。未塗，謂馳逐者所駐之末，表之所立也。俗所謂決勝點也。

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相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

象人，偶人也。孟子、梁惠王上篇，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

大下，象人，原本作數，非。翼義云：商官謂以貨得官者。

平議云：顯而當作而顯。

王之道也。

盤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彊。石非不大，象人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彊者，磐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母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知禍，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

翼義云：吾弗入貢而臣，吾弗能使之入貢而臣也。

關內侯，漢書百官表，師固注云：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

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

一國可使齊，五字爲一句。

適然，謂偶然也。

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與荀子性惡篇云：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同義。

以仁義教人云云，翼義云：曉衆愚之性以仁義，是猶傳堯舜之智，教彭祖之壽也。

其助，指賞罰法度。緩，其頌。緩，儒者所頌先王之道也。

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

翼義云、簡、忽畧無禮也。

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之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

讀云、故事也、說也、易繫辭云、知幽明之故。

翼義云、剔、髮也。此言小兒宜冷頭、然不剔頭。

髮則鬱熱聚于頭、心腹冷痛矣。集解云、剔字、舊注作調、是也、調、披也、難也、寢益、言漸滋也。

不剔<sup>トカ</sup>瘞則寢益。剔首剔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

禹事、見呂氏春秋、樂成篇。子產事、見左傳、襄公三十年。

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 孫子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曰孫子一卷周孫武撰史記孫子列傳載武之書十三篇是也兵家書之傳於今者惟此本為最古。

#### 軍形篇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

此篇大旨先守後攻。先為不可勝二句乃全篇綱領。以下皆從此二句反覆暢說之。敵之可勝與否不係乎我而係乎敵。可知謂我之足以勝也。不可為謂雖有計謀不能使敵之必入彀中也。取勝之道未足則守以待之。取勝之道有餘則攻而取之。善守者云云言機密不

以示人也。善攻者云云如從天而降使人不測。故能守之密。故攻者不得其間。攻之迅。故守者不能為備。賴襄云翻弄一勝字成文。凡二十五勝字。句法二十五變。愈出愈奇。千古妙文。故善戰者云云。消患未形。不戰而服。如漢張良。唐裴度。皆是也。不忒。料敵不差。誤也。立於不敗之地。云云。計謀常出人先。則固自居於不敗之地。因而神定。智遠。所以計敵之敗者。乃百不失一也。修道。句。修治為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兵法云云。申言先勝後戰意。度。因地形勢而度之。稱權衡輕重。勝。以上四者比而勝算出。度。量。量。地。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

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

數。敵情既量矣。又必察敵。人。衆寡之數。二十四兩為鎰。二十四鎰為兩。以鎰稱銖。在我者常重也。以銖稱鎰。在彼者常輕也。勝敗之形。其輕重之。不敵。有如此者。賴襄云。形字是一篇題目。卻於結處點出之。奇格。

兵勢用。兵任勢也。分數部曲。為分什伍。為數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形名。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旌旗以定向。背左右。則行伍不亂。金鼓以爲進退。則號令嚴明。而不亂。奇正。奇而應變。正而執律。破音。遐。說文。厲石也。虛實。有備則實。無備則虛。以有備。攻無備。是謂

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兵勢篇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

以實擊虛。此正如以石投卵，無不破者。  
河一本作海。日月旦暮相尋，圓轉相代。四時殺於秋冬，復生於春夏。皆所以形無窮之意。  
 毀折，毀骨折翼也。節，緩急之節也。  
 險，疾也。峻也。人不可得而禦，短近也。促也。人不可得而備。  
 張也。如弩之張，蓄力待敵也。發機近則易中，故約之使有節也。  
 紛紜，外形之亂也。渾沌，無破綻之可求也。圓謂陣法之神妙不測。  
 亂生於治云云。以下一節，言誘敵之法也。  
 數謂人數衆寡，勢謂進攻緩急，形謂精壯罷羸。三者皆可以偽飾。  
 形之見羸形也。謂偽飾以誘敵。  
 以利動之云云。誘敵以

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其孰能窮之。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小利使之必爭，以分其鬪志。然後及其亂而乘之。  
 故善戰者云云。以下一節，方入任勢正文。  
 安則靜，置之安處則鎮靜也。危則動，措之危處則搖動也。  
 原本無轉圓石於千仞之山，疊句按不如此句。則上下兩勢字相礙。蓋上二句以轉圓石形兵勢之利便，則上勢字爲正文。下勢字只是解說圓石。如此則上下兩勢字，並無窒礙。故補。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 莊子

史記列傳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焦竑《弱侯》云：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疑其僞者。乃內篇斷斷乎非蒙莊不能作也。然則老氏門人之書，傳於世者，獨莊子耳。

林西仲《雲銘》曰：莊子生於戰國，兵刑法術之家，徒亂人國。其所謂絕聖弃知，培斗折衡等語，皆本於憤世嫉邪之太甚。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 逍遙遊 內篇

冥又作溟，北海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色黑謂之冥海。

怒奮起之貌。

海運，運動也。海氣動則颶風作。

齊諧，古書名。或為人名。爾雅：扶搖謂之颶。郭璞注：暴風從下上也。林希逸曰：颶，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人所見者少，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有知許世界，自視其身，不啻大倉一粒耳。野馬，日中游氣。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

芥子殼去子而取其半則中空似舟。

培厚也。一飛九萬里而後乃知風之厚也。王念孫讀培爲馮乘亦通。天闕天折也。闕塞也。蝸蟬也。鸞鳩小鳩也。

搶突也。控投也。以用也。之往也。

莽蒼近郊之色也。三食猶言竟日。

適往也。果然飽貌。郭象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大則積氣彌厚也。

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冥靈木名也。

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蝸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

楊慎云彭祖姓籙名鏗。堯封於彭城。至商年七百歲。

棘湯時賢人。山以草木爲髮。窮髮不毛之地也。

風曲上行若羊角然。

斥小澤。鷓鴣雀也。

比合也。徵信也。

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宋榮子，宋國賢者，猶然笑貌。

內外郭注：內，我；而外，物。

數數，猶汲汲也。

樹立也，不能遺世獨立，則所見猶未為大。

列子，鄭人名禦寇，冷然，輕妙之貌。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辨變也。

至人三句，一篇之主也。第一句，又三句中之主也。

許由，隱士也。隱於箕山，爨火，炬火也。向秀云：人所然火也。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

尸，主也。

鷓鴣，小鳥也。偃鼠，鼯鼠也。

休，美也。言天下已治，則當歸美名於君。

肩吾，連叔，並古之懷道者。接輿，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當，底也。逕庭，遠隔貌。

淖約，柔弱貌。一解好貌。處子，在室女，即處女。

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

時是也。之。此也。  
 斬音祈。求也。亂治也。敝  
 敝。經營貌。  
 稽。至也。  
 資。貨也。章甫。殷冠也。諸  
 於也。

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敝敝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四子。司馬李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汾陽。雋都也。窅然。深遠貌。

堅重也。  
 瓠。戶郭反。瓠落。猶廓落也。  
 也。  
 呬。虛大貌。俞樾云。當作枵。虛也。  
 掊。擊碎也。  
 龜。舉倫反。坻也。  
 泝。澣洗也。絜。絮也。  
 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金。百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呬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澣絜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澣絜。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向秀注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

擁腫猶盤瓠。

狴野貓放者放遊通遊翔之物雞鼠之屬跳梁猶走擲。蔡音離旄牛也。

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紈。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

無所可用。言無處可用之人。閒世篇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又云。子求無所可用久矣。又山木篇。無所可用。文意並與此同。

郭注云。罔。兩。景外之數陰也。景。影同。

蛇蚺。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也。

栩栩。喜貌。喻快也。

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罔兩問景 齊物論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

蘧蘧然有形貌。一解驚動之貌。  
賴襄云。色態全在栩栩。蘧蘧字上。  
陸長庚副墨云。物化言古今夢覺混融為一也。物化而後。能不物於物。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養生主 內篇

殆危也。  
王先謙集解云。已止也。事過思留。其殆更甚。言以物為事。無益於性命。  
督。中也。經。常也。郭注云。順中以為常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解宰割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

若然。皮骨相離聲。騞。音獲。聲大於善也。

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即堯樂會節也。諱。歎聲。

履。膝之所踣。若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諱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

郭注云。以神遇。不以目視。開與理會也。又云。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

批。擊也。騞。空也。謂骨節空處。  
肯。著骨肉。綮。筋肉盤結處。軋。大骨也。族。衆也。衆人之為庖者。斲。磨石也。節。骨節。

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

郭注云、交錯聚結為族。

際與際同、解脫貌。

善猶拭也。

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公文、姓、軒、名、宋人也。介、偏別也。

一足曰獨。

蘄、求也、樊、藩也、所以籠雉也。

集解云、不善謂不自得。鳥在澤則適、在樊則拘。人束縛於榮華、必失所養。秦失、宋本失作佚。

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恍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主，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倍加也。

以生為縣，以死為解。郭注云、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

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馬 蹄 外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

陸跳也。  
 義臺義儀通。猶言容臺。  
 容臺行禮容之臺。路寢  
 正室也。  
 伯樂星名。主典天馬。孫  
 陽善馭。故以為名。  
 燒燒鐵以鑠之。剔剔其  
 毛刻削其甲。雜絡通。一  
 解同格謂印烙。  
 絡首曰羈。絡足曰駟。  
 阜樞也。棧木棚也。  
 概鏢也。飾馬纓也。

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  
 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  
 羈馬。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  
 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而後有鞭筴  
 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  
 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  
 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  
 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  
 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

填填。重遲也。顛顛。專一  
 也。

族衆也。

同侗同。無知無欲之貌。

蹙蹙。蹙蹙。皆用心為仁  
 義之貌。

澶漫。猶縱逸也。一解。淫  
 行也。

摘擗。煩碎也。  
 純樸。不殘。全木未彫也。  
 犧樽。酒器。刻為牛首。以  
 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  
 珪。半珪曰璋。

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  
 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其  
 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闖。夫至德  
 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  
 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  
 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為仁。蹙蹙為義。而天  
 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  
 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  
 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

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

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阨齊之以月題而

馬知介倪闔扼鷲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態至

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

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

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

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

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郭注云月題馬額上當顛如月形者也

又云介倪猶睥睨也闔曲也鷲抵也曼突也詭銜吐出銜也竊轡竊轡也赫胥氏上古帝王蓋炎帝也

桓公齊桓公輪扁斲輪人名扁

糟爛為魄一作粕

甘緩疾急也

數術也

呂吉甫云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

桓公讀書於堂上 天道篇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

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爲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虛言也。

秋水，水生於春，壯於秋，涇濁也。一說，經之借字，經流，非支流之比。河伯馮夷也。

旋轉也。謂驕狂之面目，一轉而消沮也。若海神也。聞道百，謂百萬分之一也。

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秋水 外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

大方，大道也。

拘於虛，虛墟之本字。拘於井中之空也。曲士，鄉曲之士。篤於時，篤信其時未嘗有冰。束於教，謂拘師說。

尾閭，泄海水出外者，所謂海眼也。

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我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



空音孔。罍空小穴也。一解蟻封也。

卒衆也。稭似稗大。

連屬也。謂所統屬。

任士任事之人也。

分謂大小之分。無故未有故迹可尋。

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稭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

曩，明也。今故猶古今。證明古今，知時之必來。故雖遙遠而不闕。知時之必去，故雖可撥而不跂。撥，取也。

毫末非小，天地非大。倪謂自然之分界。

信實也。

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故遙而不闕，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小

埤盛也殷衆也。

不出乎害人云云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行殊乎俗云云行不隨俗亦不以乖僻立異爲多。呂吉甫云人能約分之至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不聞至德所以不爲而大人所以無已也。

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

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貴賤不在己。世俗以外來之榮毀爲貴賤。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

趣衆人之趣向。

之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燕王噲讓位與子之，三年而國亂。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白縣尹，僭稱公，作亂而死。事見左傳哀公十六年。梁麗，屋棟也。蓋材之大者，故可用以衝城。

殊禪，成元英云，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

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鳴鶴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

殊禪，又云，或父子相繼，或與兵征誅，故言殊繼。

陳詳道云：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為陂。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又云：施者，仁之用，謝絕之，則賜予，而不以為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而不反其真者，未之有也。與道參差，集解云：執一而行，則與道不齊合。繇繇與由由同，自得之貌。

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

大義大道也。

陳碧虛云。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如驟。其移如馳。陰陽爾。四時爾。固將自化。何容心於為不為之閒哉。

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踏躡進退不定之貌。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

落絡也。

故者有心而為之。勿以造作傷性命。

夔一足獸。蚘百足蟲。機。羨。慕也。

跨躡行貌。

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蚘曰。吾以一足跨躡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蚘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似似有足。

蓬蓬風貌。

指我以手指風也。踏我以足踐風也。踏或作踏。足踐也。

陽虎嘗暴於匡。孔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共圍之。

知得。知失。集解云。賢士盡升庸。非其智得也。賢人皆隱遁。非其智失也。

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指我則勝我，縮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

陳碧虛云。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縮皆勝我也。及其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龍。趙人。牟。魏之公子。

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

井幹，井欄也。

滅，沒也。附，足附也。還，井中赤蟲也。科斗，蝦蟇子也。

繫，拘也。

頃久，頃，少時，久，多時。

適適，規規，皆驚視自失之貌。

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登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絜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

蹠，蹈也。大皇，天也。夷然，無礙貌。

王念孫云：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與通為韻。

壽陵，邑名。未應丁夫，為餘子。邯鄲，趙國都。

國能，趙國之能。

呿，開也。

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蹠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先謂宣其言也。

竟境通。

藏之以筥，覆之以巾。

惠施，宋人，爲梁惠王相。

鷓鴣，鷓鴣之屬也。

練實，竹實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鷓鴣。子知之乎？夫鷓鴣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

泉不飲。於是鷓鴣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副墨云：嚇，恐其聲。恐其奪己食也。世道交情，觀此可發一笑。莊生直爲千古寫出鄙夫患失之態，只以一字形之，妙哉。儵魚，白魚也。儵音由。

轍 鮒 外物篇

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

邑金采邑之租金。

波臣謂波蕩之臣。

常與常相與者謂水也。

枯魚乾魚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 墨子

四庫全書提要曰：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中略》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為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為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齎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



兼愛上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

當讀爲嘗。試也。

虧謂損害。

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

愛家，一本作愛其家。

利家，一本作利其家。

天下之亂物，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於此。

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

墨子親見戰國殘殺之禍，故其言如此。

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 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其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闌廄，取人馬牛者，其不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

非猶譏也。非攻戰。

說文：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

原本以下虧上，無其字。今增。攘，盜也。

茲，滋之借字。

闌，闌之古字。

地，卽挖異文。淮南子，人間訓云，遇盜挖其衣。許註云，挖，奪也。

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闌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

情，誠通。

奚說，言何辭以解說也。

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白黑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少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辨義與不義之亂也。

### 列子

列子八卷，一名冲虛真經。舊本題周列禦寇撰，前有劉向校上奏，以禦寇為鄭穆公時人。其學本於黃老。禦寇生於亂世，不敢放言高論，以招當世之忌，故其書寓言居半。略與莊子同。

#### 天瑞篇 節錄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

賴襄云：三能字，伏下二十餘能字。

賴襄云：一部大藏經，不出此範圍。

賴襄云：此職字，繳上文三職字。

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是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

賴襄云四無字根無爲之無來。

郕魯邑名。

凡事作退一步想便有許多樂境可以養心可以安命。

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

也。

亡，無古通用。

若汝也。

只猶若也。

踏步跣蹈，四者皆踐踏貌。

舍釋，通釋然無疑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跣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

火木一本作水火。

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太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彼一謂不壞者。此一謂壞者也。如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壞之則與人偕亡。安用憂喜。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

壤，穰之借字，富也。施音肆，延也。

時四時之時言三月沒籍沒居積并其固有者而奪之若為之若汝也

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

聚一本作有

罔欺也

有公私謂能別公私亡公私謂不辨公私此指國氏向氏言

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子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

朝三暮四

黃帝篇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

匱乏也

芋音序。椽(升)也。

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此一節又見莊子齊物論篇文小異。

多岐亡羊 說符篇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而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

進盡也。

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移時，不笑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如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仁。叔曰：仁義使我身名竝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給百口，裹糧就學，



溺原本作弱通。

況譬也。

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泐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 諸子文粹 終

昭和三年十一月廿五日印刷  
昭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發行

諸子文粹  
定價金九拾錢



編者 簡野道明  
東京市小石川區白山御殿町百七番地

發行者 三樹退三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印刷者 綾部喜久二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印刷所 宮本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九一番〕

株式會社 明治書院

電話神田 (25) 二二一  
六六四 九九一  
六五四 六五五

終

